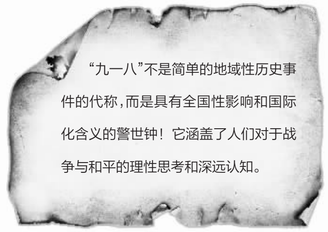

“九一八”不是简单的地域性历史事件的代称，而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和国际化含义的警世钟！它涵盖了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理性思考和深远认知。

九一八：浴火重生的序幕

张 浩

九一八事变过去84周年了，“九一八”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我们对“九一八”的认识，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由浅表到深刻，由孤立到全面的过程。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九一八”的内涵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历史过程的九一八事变，二是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九一八”概念。了解九一八事变，是认识“九一八”符号的基础和前提。

梳理84年来对于“九一八”的认识变迁，可以将其概括为“国难”、“国耻”和“抗战起点”的三位一体。

关于“国难”的定位主要基于日本侵华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中国人民深受其害的强烈情感。陈觉在1932年编著的《国难痛史》中最早把“九一八”作为“国难”进行研究，“国难”的定位基本确立。此后，以“国难”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持续在整个抗战时期，遍及全国，声势浩大。

关于“国耻”的认识是在“国难”感性认识基础上痛定思痛后的理性定位。“国难”是表象，“国耻”是本质，由“国难”到“国耻”，是思想认识上的提升，是立足文化层面的深度概括。1932年9月18日，《世界日报》发表社评指出：“夫九一八事变，吾国之奇耻大辱。”“国耻”的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1995年沈阳退休职工都松青提议在每年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不忘国耻。由此，鸣警撞钟仪式至今未曾间断。

“国难”和“国耻”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很快形成的观点。但“九一八”是“抗战起点”的认识则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概括而言，这一观点是在全民族抗战理念的确立、新史料的发现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等基础上逐渐形成的。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权威界定“九一八”是14年抗战起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具体体现。

比“国难”更痛的是“国耻”

九一八事变中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背后的许多弊端，政府不能保护子民、军队不能守卫疆土，民族尊严遭到严重挑战，国格蒙羞。

一个国家经历自然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能够被认定为“国难”，一定是对民族构成重创的事件。九一八事变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史无前例，“九一八”成为“国难”的代名词。

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伤害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列强的侵华战争，军事战略专家阎宝航称日本“为祸之惨，旷古未有”。“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国难当头的悲凉。日军在中国的罪孽罄竹难书，七宗大罪均以九一八事变为重要起点：大屠杀、经济掠夺、殖民统治、奴化教育、细菌实验、强征慰安妇、种植和制造毒品，每一宗罪行都造成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被日军细菌部队作为“活体实验”惨遭杀害的有1.2万人，20万以上中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

九一八事变中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背后的许多弊端，政府不能保护子民、军队不能守卫疆土，民族尊严遭到严重挑战，国格蒙羞。国人深切地感受到比“国难”更痛的是“国耻”。

“九一八”之夜，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而中国却以政府的名义宣布“不抵抗”，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而进犯之敌竟然是人口仅相当于中国1/7，国土仅相当于中国1/30的弹丸小国，它利用早已占据的“满铁附属地”，以1比20的悬殊兵力从中国腹地发起进攻，一夜占领沈阳、一天之内占领南满铁路沿线18个城市，造成国土迅速沦陷，一个星期，日军侵占辽吉两省；4个月18天，东北沦陷。侵略步伐的神速连关东军都觉得不可思议，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日记记载：“关东军从18日夜晚起，是疾风迅雷的，其行动整齐神速得就像几天前的检阅演习一样！”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宗孝良在秘密报告中说：“尚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努力，行将陷于重围。”更始笑国际社会的是，大敌当前之际，中国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战争预案，反而坚持“内忧高于外患”、“攘外必先安内”，任由日军在卧榻之侧逞凶，却“亲者痛、仇者快”地频频“剿共”。更有甚者，是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畏敌如虎，蒋介石曾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3天就亡国。”“士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气节踪影全无。更可悲的是汉奸层出不穷，吉林军政长官熙洽开门迎敌，挑衅镇守使张海鹏临阵投敌，民族败类们敌我不分，令国家蒙羞，国格尽失。

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九一八”作为“抗战的起点”，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历程。

“九一八”带来了苦难和屈辱，但国耻和国难也唤起了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团结意志、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持正义的奉献精神。“九一八”之夜，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620团团长王铁汉毅然违背不抵抗命令，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第一枪，从而也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中明确记载：九一八之役（九一八事变）在北大营作战过程中，日军死伤25人，其中死2人，伤23人。日本发行的《靖国神社忠魂史》里也记载：北大营内，中国守军虽然被不抵抗命令束缚了手脚，但并没有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北大营一战，有两名日本兵负伤死亡。这些日方史料证明了东北军爱国官兵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进行了有效抵抗。2011年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明确了“九一八”之夜北大营的抵抗是“九一八”抗战的先声。这是我国对于抗战第一枪的权威解读。

“九一八”作为“抗战的起点”，还因为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历程。中共满洲省委、东北军爱国官兵、公安警察、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知识分子等各阶层、各战线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土匪御侮，百姓杀敌”，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美德再度呈现。经过不屈不挠的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从而摆脱近代以来一盘散沙、屡战屡败的命运。这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斗历程，是民族精神重塑的历程。“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九一八”所引爆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比近代以来历次抗争都更强烈、更广泛。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胜根本，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

“九一八”抗战同时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政策、步骤、范围、目标都是在企图灭亡中国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框架下进行的，它所图谋的不是某些地区的局部利益，其根本目标是要建立“布国威于四海”的“世界帝国”。日本是在向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发起冲击，撕裂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一轮世界性战争从此开始，中国人民始于“九一八”之夜的抵抗实际上开启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1931年到1945年，共有84个国家约20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中国人民抗战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世界人民的“战争警示日”

“九一八”作为“国难”、“国耻”和“抗战的起点”，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文化意义，不仅对中国有重大影响，更有深远和广泛的国际影响，不仅是战争的代名词，更是和平的警世钟。

战争虽然远去，但伤害还在，遗毒还在，危险还在。大量事实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毒瘤尚未根除，日本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在钓鱼岛问题上兴风作浪，尤其近期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行为都表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这都是新时期挑战国际秩序的危险信号。

客观来讲，单纯追究和清算战争责任相对容易，而消除战争的思想根源任务更为艰巨。如果不能够从思想根源清除战争意识，真正的和平就是纸上谈兵，战争的灾难就难以避免。所以团结一切正义力量，探求国际社会远离战争的有效路径，是时代的重大使命，因为维护和平比赢得战争更加任重道远。

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民族精神重新凝聚。抗日英烈们“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彰显且传承至今，中华儿女用奉献和牺牲凝结的“血肉筑长城”的抗战精神仍具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展示给世界的不仅是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中国，还是取得了道德胜利的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民族自强之路，是历史的不二选择。

经过战后70年发展，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令世界瞩目，但忧患意识不能丢，国难国耻不能忘，抗战精神须传承。昔人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具有永恒的价值。

中国沈阳“九一八”鸣警撞钟活动自举办以来，已有20年了，它的影响在不断扩大。2014年，不仅刘云山、刘奇葆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仪式，全国还有200多个城市作出了响应。但是，从客观上审视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性，按照其承载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九一八”鸣警撞钟仪式已到了需要走向国际化的时候。中国应该着力于引领国际社会从国际视角加强对“九一八”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把9月18日变成世界人民的“战争警示日”，以文化为纽带，团结全人类在了解、认识历史的同时，以史为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研究室主任）

抗联十二烈士：

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天尖山子脚下，在宝石河上游的河谷平原上，一座小山兀然隆起。山虽不高，却极为陡峭，树木葱郁，仿佛守护着群山天岭的哨兵。小山原名“不孤山”，因有12名抗联战士在此英勇抗击日伪军全部殉身的壮举，而被当时抗联总部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对东北抗日联军展开全面围剿。1938年春，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艰苦阶段，抗联根据地的“密营”经常被迫转移。

东北抗日联军五军三师八团一连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带领着60余名战士，驻守在通往抗联根据地的咽喉要道。该连被称为“神枪手队”，个个都是百发百中的头等射手，李海峰更是“射击手之王”。他们不仅担负着保卫“密营”和守卫头道丰子的任务，同时还要牵制进山围剿的日伪军。

3月18日晨，等待总指挥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到来后，李海峰连长带领由16人组成的小队开始转移。出发不久，他们便与进山“围剿”的日军、伪兴安军数百人遭遇。

为了不暴露通往根据地的路径，李连长果断下令：“跑步占领前面的小孤山！”战士们爬上小孤山后，利用岩石、树木筑起了堡垒，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一连小队面对的敌人是300多名伪兴安军。这是一只经过特别训练的蒙古骑兵，凶悍无比。其后还有100多名日本骑兵，齐向小孤山扑来。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伪军，李海峰和战士们十分清楚，只有决一死战，别无退路。当敌人攻至半山腰时，李海峰令战士开枪，“神枪手”们弹无虚发，一枚枚手榴弹投向敌群，山坡上留下了数十具尸体和死伤的马匹。

日伪军的进攻被打退了，抗联战士无一伤亡。16名战士继续英勇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再次反扑。此后，敌军利用密集的炮火掩护，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作战过程中，子弹打光了，李海峰便命令战士把机枪拆开，零件扔到深雪里，不让敌人得到。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一连小队坚守阵地，浴血奋战，击退敌军数次进攻。直至夜幕降临，日伪军伤亡惨重，精疲力竭，只能退兵休整。

此时的山顶阵地上，一连小队还剩下5人。为掩护交通副官张凤春和其他3名战士突围，李海峰拉开了身边所有的手弹。当敌人逼近时，他拉响手中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其同归于尽，壮烈牺牲。

铁骨铮铮响，英雄忠魂在。一连12人壮烈殉国，他们是：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战士朱雨亭、魏希林、陈国山、李芳邻、夏魁武、王仁志、张全富、杨德才、王发、李才。让我们铭记他们的名字，歌颂他们的事迹，传承他们的精神！

（李万祥）

传奇将军赵尚志：

冰天雪地矢壮志

“小小满洲国，大大赵尚志”，是日本侵略者发出的无奈感叹。用日军的话说，关东军在满洲的很多伤亡都是赵尚志造成的，满洲的最大危害是“南杨北赵”。“南杨”是南满的杨靖宇，“北赵”是北满的赵尚志。

赵尚志，1908年出生于辽宁朝阳，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1926年5月，在蒋介石加紧迫害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中，他毅然退出黄埔，返回哈尔滨，从事地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赵尚志立志报国，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并率领数万将士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他领导创建了中共巴彦抗日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36军独立师），先后任北满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他还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显赫。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信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正如赵尚志的诗中所言，在抗日的疆场上，他苦战了十年，多次入狱，声名显赫。

1937年3月，黑龙江省海伦县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敌强我弱，赵尚志依然迎难而上，巧妙利用地形布下口袋阵，采取伏击战术战胜了日伪“讨伐队”，击毙包括7名日军指挥官在内的日伪军200余人。赵尚志“主动游击”“先机制敌”的战略战术，扬得日本侵略者惊慌失措。

一息尚存、誓死抗日，对于赵尚志，东北抗联称赞他是“北国雄狮”，苏联红军称赞他是“中国的夏伯阳”。他一生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三次身陷险境、多次身负重伤，但是从未改变过他最初的信仰。

1942年，赵尚志不幸重伤被日本特务诱捕。一份日本关东军的文件，记载了审讯赵尚志的情况：自供者赵尚志对审讯官说，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是在卖国，我一个人死不要紧，现在我就要死了，还问什么？说到这里，赵尚志就闭口不语，只是斜视审讯官，对自己的苦痛也一声不响。短短几个小时之后，赵尚志就英勇就义，时年34岁。

（李 哲）

铁血将军杨靖宇：

白山黑水铸忠魂

在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恰逢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诞辰110周年。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早在少年时代，杨靖宇就立下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众于水火的雄心壮志。1927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但仍坚强不屈。

1933年初，中共中央要求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斗争。杨靖宇积极贯彻落实指示，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打击日伪军，威震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逐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七七事变后，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主动出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与下名句“黑山白水齐出动，复兴我中华”。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在杨靖宇的带领下，东北抗联一路军牵制40余万日本关东军不能入关参战，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关内正面战场的压力，为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日伪军将东北抗联特别是其主力第一路军视为眼中钉，反复讨伐，并推行经济封锁等政策，以达到断绝抗联衣食来源，进而消灭抗联的目的。抗联指战员数日难得吃一顿饱餐，夏秋时常吃野果、野菜度日，冬春有时只能以树皮、战马充饥。在艰难的环境中，抗联战士们仍然坚持与敌人战斗。杨靖宇经常鼓励同志们说：“要做一个真正革命者，就要经得起千辛万苦。革命就像浪潮一样，有时高有时低，现在我们困难，咬牙过去这一阵就好了。”

1939年秋冬季，东南满反日伪军“讨伐”作战中，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后，他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英勇顽强战斗，直至弹尽粮绝。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他，何以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且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顽强坚持战斗。当残忍的日军将他剖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杨靖宇这位抗日民族英雄，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吉林省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1962年，靖宇县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2006年，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被确定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成为开发红色资源的重要基地。

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杨靖宇将军和革命先烈们矢志不渝、忠贞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惧困苦、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不畏强敌、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影响着并鼓励着几代靖宇人民，成为靖宇人民的宝贵遗产和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的精神动力。

（韩秉志）

巾帼英雄赵一曼：

甘将热血沃中华

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伟大胜利历史贡献》向观众讲述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展览一开始，一位母亲的声音让观众潸然泪下：“宁儿啊，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就是东北抗日战场上，“甘将热血沃中华”的巾帼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帮助下，进入宜宾女子中学，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她从此便战斗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赵一曼的英勇顽强更是威震敌胆。在当年日伪报纸《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曾刊登文章，将她说得神乎其神：“‘共匪’女首领赵一曼，挎双枪，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投身于抗日反满运动。”

1935年11月，赵一曼和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深山里，敌我兵力悬殊，在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之后，赵一曼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赵一曼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她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得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

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几经折磨，赵一曼已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英雄的正义最能感化人心。在住院期间，赵一曼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最终，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然而，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赵一曼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虎口。酷刑无用，利诱不成，面对硬骨头的赵一曼，日军知道从她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2日，日军将赵一曼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

（敦 临）

八名抗联女战士：

牡丹江畔的芳标

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境内的乌斯浑河本来名不见经传。在满语中，“乌斯浑”有汹涌澎湃之意。不过，这条河又注定要写入历史，并非因为它有多宽多深，皆因70多年前，曾有八位抵抗外辱的女杰殉难于此。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八女投江”。

北方的10月，秋天尚未离去，寒冷却已迫不及待地到来。1938年的秋天气候尤其反常，秋雨绵绵不绝。宽达百米的乌斯浑河水流汹涌，深不可测。

此时，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的百余人部队正赶向乌斯浑河。连日征战，已让这支西征折返的部队严重减员。到达乌斯浑河西岸的宿营地时，队伍只有100多人。原本跟随部队行动的20多名妇女团成员仅剩八人，分别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生火是这支部队露天宿营度过寒夜的唯一办法，但火光却把敌人引到了他们周围。

东方泛白，乌斯浑河升腾的白雾漫过山岗。当队伍准备出发之际，突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夜里包围上来的日伪军，开始向抗联部队发起进攻。大部分战士猝不及防，只能边打边向西边的密林中撤退。

起初，敌人并未发现河边的妇女团成员。如果女战士们隐蔽不动，就有机会脱离险境。可是，见大部队被敌军死死拖住，难以突出重围，她们毅然从背后向敌人发起猛攻。主动开火的目的，只是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吸引敌人火力，给主力部队换来突围的机会。

开火意味着暴露，暴露意味着牺牲。八位女战士成功吸引了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区区8人不可能对千余人的日伪军形成有效打击，她们完全被困在日军的包围之下。已撤退的大部队多次试图组织营救，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未能成功。

弹药已耗尽。在潮水般涌来的敌人面前，女战士们不愿被俘受辱，更不会投降。这八个正值最好年华的女孩，带着热烈的青春、坚守的信仰和尊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进滚滚乌斯浑河，把宝贵的生命献给白山黑水。此时，汹急的乌斯浑河响起了低沉雄壮的《国际歌》。她们宁可战斗到生命尽头，也绝不选择苟且和卑微。

抗日战争中中国女性所付出的牺牲，由“八女投江”作出最凝练的升华。“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芳标。”这是抗日民族英雄周保中将军的感慨。

不断流淌的乌斯浑河水不会冲刷掉人们对英雄的怀念。如今，将军的心愿已偿。屹立在乌斯浑河岸边的八女投江纪念碑，铭刻着八名抗联女战士的英名和她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八位女英雄的沉江，超越了一般的牺牲，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史上也是感天动地的篇章。

（白 丁）